

时光

永远纳不完的鞋垫

□曹秀宏(宁夏盐池)

夜色淡淡,和风习习,思念如潺潺流水,不经意间,流淌了满屋。

窗花,被岁月消磨得褪失了本色,窗棂在月光下尽显拙雅。夜色吞没了旷野,吞没了山村,吞没了一院卧在山崖下的黄土窑。鸡儿早已上了窝架,狗儿在屋檐下捂着鼻子假寐,山村里静谧地闪烁着几柱亮光。

窑洞黝黑,灯光暗淡,她盘坐炕头,棉袄披在肩上,膝上放着一双纳了一半的鞋垫,一只小花猫偎依在她的身旁。她满是褶皱的手里捏着针,捻着线,颤抖着在鞋垫上绣着一只戏水的鸳鸯。那皲裂的手指按在那栩栩如生的鸳鸯上显得极不协调。

一个人的夜,凄凉、孤独。她孤独了半世,伴随她半世的只有那永远纳不完的鞋垫。

山间一条路,弯弯曲曲地通向山的那头,儿女从小路走出了大山,当家的从那条路入住到另一家,她的思绪也顺着这条路飘得越来越远。

墙上的相框里,一个中年男人微笑着痴痴地看着她。这是一张多么熟悉亲切又多么陌生的脸。她在心里曾无数次地默默轻念过他的名字,无数次地向上天祈求让这张脸平安归来。可这张脸留下的却是长长的记忆,绵绵的思念……

和这幅相框挂在一起的是一张色彩艳丽的合影照,那女孩娇艳妩媚,那男孩伟岸俊俏,两人靠得很近,甜甜地嬉笑着。她望着照片,脑海里浮现出女孩扎小辫的样子,还有男孩顽皮的神态,可女孩和男孩都远远地走出了大山。

山的那边有什么,她怎么也想不出,但能感觉到山的那边有一股强大的引力,吸引了当家的,吸引了女儿,也吸引了儿子。当家的的是拉着一车山杏走出去的,几年后,当家的给儿女赚回了学费、给家里赚回了新窑,而当家的自己也在山那边赚到了新家。儿女背着书包走出了大山,学成后留在了山的那边,只有她伴着儿女留下的照片,伴着大山安静地纳着鞋垫。

蜗居山间的鸟不知宇宙洪荒,她没有出过山,也不想山那边的事,但她明白:翅膀硬了需要飞翔,筷子大了就得离窝,山那边肯定能看到一整天。

寂寞中她摸索着纳着鞋垫,她已经纳了许多双鞋垫,还要纳多少,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只是静静地、一针一线地纳好每一双鞋垫。

山里的鞋垫讲究多,她的鞋垫不纳梅兰竹菊、不纳青山绿水,那诸多的鞋垫上鲜活地跃着一对对戏水的鸳鸯,一只只回飞的家燕,还有一个她一直压在心底的期盼……

年轻时当家的也像儿子一样伟岸俊俏,自己也像女儿一样娇艳妩媚,那时的日子美哦,当家的对自己好哦……至今想起,她脸上还会隐约有淡淡的红晕,有时竟会笑出声来。

屋外一片漆黑,屋内灯火点点。她的身子在灯火的照耀下,拉出了长长的影子,她的思绪也飘得很远……当家的会回来陪自己进这片黄土吗?

透过窗户,没有月、没有星,没有雪、没有风;环视屋内,一盏灯、一盘炕、一个人。她静静地纳着那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垫。



湖天之境。摄影 刘威

随感

钟意一朵花

(外一则)

□尤屹峰(宁夏银川)

花落花开自有时,哪管人喜恶。花朵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,开谢从不因人的喜恶而改变时间。

草木无情人有意。你若钟意一朵花,这朵花就会变得无比美丽、珍贵又可爱。

钟意一朵花,你就会像恋爱一般变成一个痴狂的人,一日不见如隔三秋,你会对这朵花朝思暮想。

钟意一朵花,这朵花似乎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,怕风吹折它,怕雨淋坏它,又怕太阳晒蔫它……常痴痴地看着它,满眼是痴痴的爱怜……

似乎有点情不自禁,似乎有点痴傻,似乎有点忘乎所以。别见笑,对一种事物钟意到这种程度,难道不是达到了一种境界?

钟意一朵花,就是钟意一种天然的美好!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一朵花是大自然创造的美好事物,颜色、容貌、体态、气味……一切都是天造地设的,增一分则长,减一分则瘦,形、色、味皆恰到好处。

一花一世界。钟意一朵花,也是寄寓着一种希望,希望这人世间像这朵花一样芳香四溢。

荷叶莲莲

夏日的湖面最为明净,明净得如同一块宝镜;夏日的湖面也最为可爱,可爱得恰似一块碧玉。

盛夏是莲荷妖妖的季节,在盛夏的清晨或傍晚,携家人或邀朋友赏荷,是极为清雅又快乐的事。

爱荷且喜赏荷的人必然要骑车或徒步去寻荷。大老远就看到一池的荷花或者满眼的荷叶莲莲,那是怎样的惊喜和惊叹!

这出淤泥而不染的人间仙子,不仅会选择水质和生长环境,还在用自己对美的要求净化水质、美化环境。

湖面上撑满碧绿的大伞,莲莲的大伞上或立着硕长的紫红色荷苞,或有花朵将开未开,或已盛开淡白的花朵,令人陶醉。

盛夏,荷塘是最美的去处。三五好友驾一叶小舟在莲莲荷叶中漫游,赏荷花、唱船曲、听蛙鼓,那是多么快慰、多么惬意!

微生活

我家的住房梦

□朱明坤(上海)

梭罗说他栖身的小木屋是个笼子。照这说法,城里的房屋不过是更精致的笼子。初到上海那会儿,我算懂了这话的滋味。

与人合租老弄堂顶楼小屋,头顶斜压着天花板。夜里翻个身,木板床吱呀作响,像是替白日拥挤的街道发出的呻吟。共用厨房里,油锅啾啾作响,油烟顺着门缝往屋里钻。早起洗漱,得踮脚穿过堆满杂物的过道。那时节,蜗居一隅,只觉能伸直腿脚便是大幸。深夜伏在唯一的小桌板前,望着窗外霓虹闪烁,心底晃过一个念头:何时能在这片水泥森林里,有一方自己的四角天空?

几年后,终于攥住一间小小的一居室钥匙。搬进那天,妻在屋里来回踱步,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。转身都难的阳台,摆几盆绿萝便是“空中花园”。孩子降生,小窝更挤。婴儿床紧贴大床,尿布晾在头顶横杆。夜里妻抱着哭闹的孩子打转,像困住的陀螺。

房子小,梦却在长。周末挤上班车去郊区看大房子。售楼处沙盘精致,楼却立在荒地上。四周多是半成或待建的工地,风过处,尘土飞扬。妻子指着窗外规划图说:“你看,以后这里会有大超市,那边是学校。”她眼里映着对未来的美好想象,签下名字那一刻,指尖微颤,像是按下了通往另一种生活的开关。

搬进郊区两居室,孩子在空客厅疯跑,笑

声撞在墙上又弹回来,格外响亮。阳台总算宽些,妻种的花草映衬着窗外渐成形的街景。然而不久,新生命又在腹中萌动,房间再次告急。晚上怕打扰大宝的功课,妻抱着小宝在客厅踱步哄睡,眼神偶尔掠过堆满杂物的角落,那点空间里,盛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小小的不甘。

于是再次出发,像候鸟寻新巢。置换,奔波,终于挤进市区中心的三居室。新家位置便利,孩子上学近了,窗外车水马龙。可站在窗前,望着楼下院子里别人家的花草,心底空茫。妻伏在窗台,轻声说:“要是能有个巴掌大的院子多好。”而我那堆挤在次卧书架顶层的书,像被悬置的心事,渴望一间能自由呼吸的书房。

深夜,窗外霓虹未眠。我站在阳台,目光越过楼宇森林,投向不可见的远方。那点对一方泥土、一室墨香的念想,如同水泥丛林里不肯熄灭的星火。或许城市生活注定是一场压缩与伸展的拉锯,我们不断腾挪,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栽种小小的绿意,在喧嚷中圈养片刻的宁静。这局促里的每一寸挪腾,都是向着生活深处笨拙而坚韧的脚步。

梦想的院子与书房,仍悬在远方。但这水泥盒子里的灯光下,孩子的笑语、锅铲的轻响、洗衣机上的书籍,竟也成了沉甸甸的踏实。